



架双拐的银狐狸

陈厚杰 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TAIYANG NIAO TONG HUA CONG SHU

作者寄语

我常梦见生我、养我的小山村。乌漆漆的巨石垒起的围墙内长满参天的树林，林中一座座乳白色的石头小院；墙外，明净山溪蹦蹦跳跳地淌下来……又梦见钢筋水泥竖起的高耸云天的楼群。楼上，蓝天白云；楼下绿树成荫，繁花似锦，百鸟争鸣，碧野千里。在我的梦之间，形成一片空白。我在这空白处写下几篇童话。

亲爱的小读者：我深切地希望你们热爱大自然，保护林木鸟兽……

目 录

放下猎枪的老猎人	(1)
架双拐的银狐狸	(12)
穿上舞衣的黑天鹅	(22)
银尾和他的家族	(32)
翠山湖上天鹅飞	(43)
呼唤太阳	(53)
琥珀里的飞虎	(70)
布谷与喜鹊	(82)
踏过猎枪的小灰兔	(99)
兔妈妈逃生记	(109)
新美猴王孙梦空	(119)
鱼鹰和老木船的故事	(143)
从百花溪到百花溪	(156)
清凌凌的山泉泉	(164)

放下猎枪的老猎人

翠山湖是黄淮海大平原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。大运河从湖心穿过，出了湖便在两岸留下了广阔的滩地。白发苍苍的老猎人住在滩地旁自己搭起的茅草庵里。女镇长几次劝他到敬老院去，他总是睁着眼珠子、喷着吐沫星子直嚷嚷：“侄女，我感谢你的一片热心。我有儿子，我不是孤寡老人。”

他舍不得这片热土，舍不得满湖的禽鸟，舍不得岸边的走兽。

几十年前，这位在朝鲜战场上立下特等功的神枪手，突然只身一人转业回家。他到家后，和他一起摸爬滚打、一起抓屎抓尿、一起从小长大的镇长为他接风洗尘。酒过三巡，镇长发了话：“常青哥，官呢？”“丢了。”“老婆呢？”“离了。”“孩子呢？”“跟他娘去了。”“今后，怎么过？”“跟我死去的爹一样——看青，打猎。”说完话，翻了几下眼皮，端起酒壶，咕噜咕噜灌了几口酒，用大手摸拉摸拉硬邦邦的黑胡茬子，走了。

镇长不放心，跟在他的身后。常青灌下一壶酒根本不醉，迈开坚实的脚步走到河滩头，在他爹草庵的旧址上搭起一个窝。

农历三月三，成群结队的大雁从南方飞回北方。“格——嘎”、“呀——呀——”呼喊着的掠过草庵的上空，形成了一块块褐色的云。常青抬起头，眯缝着双眼，一阵叹息。“北吃蛋，南吃雁，中间落个白白看。”翠山湖地处大雁南来北往的过路口，只能捞个“白白看”。常青不信这个古老的民谣，捧着长管猎枪在湖边等。

经过长途跋涉的雁，渴了，饿了，要落下来找口水喝，寻点食吃。天上一阵雁落，咿咿呀呀地叫，“格——嘎”、“格——嘎”呼唤着。好，头雁开始下滑，“人”字形、“一”字形雁阵乱了，一堆云似的飘动，“沙、沙、沙”的扇翅声，雁群着地。“咕——咚”一声枪响，雁群闻声腾起，几只飞高了的又栽下来，几只受伤的扑腾翅膀，“嘎——嘎”哀鸣。常青跑过去，捉住他们。可惜这样的机会极少：北飞的雁不常在湖边停歇。

四月，湖里的青蛙咕咕叫了，田野一片勃勃生机。莲藕已露出翡翠般的嫩芽，长出一片片元宝状的碧绿的叶子，在水面上随风飘荡，三百里平湖泛起了新绿。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那么多的野鸭子，在天上，似彩云；在水面，像天上的星星。常青见了，眼馋。喝了两盅酒，趟到齐肩深的水里，手里拿着那支枪。他小心翼翼

地来到碧玉般的荷叶旁，抓几片叶子摇晃起来。野鸭子看到摇动的荷叶以为有鱼在噉、在咬，一起游来。常青便对着眼前的野鸭子开枪了。一个中午，碰巧也能打十只八只。当他满载战利品爬上湖岸的时候，骑自行车的小贩早蹲在岸边等他。于是，一手递过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，一手送过野鸭。常青用换得的票子再去换油、盐、老酒。

九月九，北雁南飞。蓝天上，排着长长的“一”字形、整整齐齐的“人”字形，漫天遍野嘎嘎的叫声。孩子们看着天上的雁，只要他们的队伍不整齐了，便拍着小手唱那首不知从哪朝哪代传下来的歌：“大雁大雁摆不齐，到家死你小二姨。”“大雁大雁摆不开，到家死你小乖乖。”“大雁大雁带头的，到家死你放牛的。”……听到这古老而神秘的歌，掉队的奋力赶上去了，带头的缩到队伍中去了，雁群重新排起整齐的队伍，急速地朝南飞去，留下一串鸣叫。

当太阳落山，红霞褪尽的时候，雁群落在湖滩的麦地里，排出整齐的方阵，成双成对站在一起，伸长脖子为对方梳理羽毛，消除一天的疲劳。累了，乏了，把长长的脖子伸进翅膀底下，安安静静地睡了。方阵四周留下四对巡逻打更的雁。他们不能睡觉，迈着蹒跚的步履，警惕地巡视着，像军营的哨兵。

常青挟着猎枪，匍匐前进。在靠近雁群的地方，卧

下身子隐蔽好。守着，一动不动地守着。待到快天亮的时候，雁群睡得正香甜，站岗的雁也昏昏欲睡了。他擦亮一根火柴。火光一亮，犹如一道闪电。打更的雁惊恐地扑打起翅膀，伸长脖子吱吱地叫起来。整个雁群被惊醒了。大家都伸长脖子，高高昂起头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。雁们愤怒了，一齐扑向打更的，展开翅膀扇，伸长脖子用钢铁般的长喙拧。他们怪打更的谎报敌情，惊扰了他们的美梦。打了一阵又一阵，直到更夫们遍体鳞伤，羽毛遍地，鲜血直流。

雁们撕打一阵后，困了、累了，便又成双成对睡了。这时，常青又一次擦亮火柴，闪光耀眼。更夫们又一次扇动翅膀，吱吱喊着报警。雁们又一次从酣睡中惊醒，再一次发觉受了骗，于是又一次向更夫进攻。攻势愈来愈猛烈，直打得更夫们半死不活，才善罢甘休。

常青如法炮制三次之后，再真的惊动雁群。待雁群惊醒，刚展翅飞离地面的时候，无情的猎枪“咚——”一声响了，细小的铁砂带着呜呜的呼啸声漫天飞来。雁们纷纷中弹落地，哀哀呼救。

常青乐了，拾起死的，追赶受伤的。雁身上滚淌着淋淋的鲜血，嘴里绝望地嘎嘎呼号，挣扎着扇动受伤的翅膀，四下里逃生。

飞上天空的雁们伸长脖子呼喊，盘旋低飞，久久不

愿离去。一幅生死离别的惨相。

一只公雁被打折了翅膀，一瘸一拐地在地上蹦跳。常青撒开腿追过去。伤雁站住脚，厉声谴责道：“猎人，你为什么要打死我们？”“笑话——不打死你们，我怎样活着！”常青冷冰冰地回答。“让我们死，你们活着，这是哪家的理？！”伤雁愤愤地说。常青无话可说了，犹豫一下，还是追上去，一把掐住雁脖子。伤雁长叹一口气，呜呜地说：“地球将毁灭在你们人类手里。可怜的人啊！”“可怜什么？”常青用力一握，伤雁拧拧脖子，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。

当太阳洒下漫天朝霞的时候，仍是那个小贩，骑着自行车来了。一手递过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，一手推过死雁。回到庵里，常青清蒸一只，红烧一只，温上一壶老酒，自斟自饮，一副怡然自乐的神仙相。

多少个年头过去了，又是九月九。

天上的雁少了，白天不易见到了。孩子们再也不会唱“大雁大雁摆不齐”了。在学校里，当他们读到“秋天，大雁排着‘人’字形的队伍向南飞去”的时候，他们会睁大眼睛问老师：“老师，什么是大雁？”老师说：“大雁是一种候鸟。”“候鸟是做什么用的？”老师张口结舌了。

一天，常青坐在茅草庵前，傻傻地望着天，盼着成群的大雁能飞来，编织着美妙的猎人的梦。可惜，这样的梦做不成了。“吱嘎”一声响，老镇长在老猎人面前停

车下来，拉着常青的手，说：“老哥，上级来文件了。”说着便在常青面前展开红头文件，“上级彻底给你平反了：取消给你错戴的右派帽子，恢复军籍、党籍，恢复你团长的职务。”常青说：“行了。还有什么？”“请你到城里去住。”老镇长连连说，“上级叫我去汇报你的情况，我见到了嫂子。”常青一愣神：“她说什么？”“没说什么——她改嫁了。”“噢，孩子呢？”“长大了，在他娘身边，不来了。”“就这些？”“就这些。”常青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从牙缝里挤出“无情——无义”四个字。常青铁青着脸，用力咽下几口唾沫，扭过脸去，没掉一滴眼泪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草庵上空发生了惊人的奇迹——一只中弹的雁，“嘎”一声惨叫，迅速地跌落下来。另一只雁看到这种情况，急急忙忙滑下身子，降落到伤雁的身下，又腾起身子托起伤雁，缓缓地扇动翅膀，慢慢降落。“孩子的妈，还能飞吗？”公雁问。“猎人打折了我的翅膀，实在飞不动了。”母雁回答。“翠山湖啊翠山湖，你是个罪恶的地方。听奶奶说，爷爷就是在这里被猎人打伤，他逃跑时又被猎人抓住捏死了。冤孽啊，我们又来到了爷爷死去的地方。”公雁说完，调转身子，伸出长长的脖子绕在母雁的脖子上。就这样，一双缠绕在一起的雁慢慢落在草庵前的空地上。老猎人、老镇长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一脸凄然。公雁把脖子从母雁脖子上慢慢抽回来，对着老猎人、老镇长哀哀苦诉：“老人家，求

求你们了。我的老婆被猎人打伤了，不能飞了。我想在你们这里给老婆治治伤，躲过一阵子再说。”说完，低下头，弯下腰，给猎人深深鞠个躬。母雁抖抖索索地站在场上，痛苦地呻吟着，鲜血似玛瑙，一滴滴落在地上，凝成一堆血块。“悲惨啊——一路上，我们的一百多个儿女，全叫猎人打死了。”公雁痛苦地哭了，热泪顺着面颊、长长的脖子往下流。公雁边流泪边在老猎人面前焦急地拍动翅膀，伸长脖子鞠躬。

老猎人走进庵里，拿出酒精、药棉、消炎粉、绷带。老镇长双手捧着受伤的母雁，老猎人跪下身子，理平母雁的翅膀，翻开雪样的绒毛，一针一针缝合伤口，撒上消炎粉，裹上绷带。母雁趴在草窝里，公雁连连给两位老人鞠躬：“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，万分感谢！”老猎人给雁拌了食，又捉来几条活蹦乱跳的鲫鱼。经过昼夜飞行，公雁是又饥又饿了，但是他不吃，而是伸出长长的脖子，吸进食，一点一滴喂给母雁。母雁合着眼张着嘴等待着。在她吃饱喝足之后，公雁才吃下一点食物。

吃过食后，公雁用长长的喙理平草窝，自己先躺下试试，然后帮助母雁躺下身子。母雁睡了，公雁站在窝旁巡视，生怕有人再伤害他的爱妻。

看着这对恩恩爱爱的雁，老猎人流下了一行行热泪。他对老镇长说：“兄弟，你看看这对雁，多讲情义。一些人远不如他们啊！”老镇长深深地点点头。

母雁在草窝里睡着了，公雁用宽大的翅膀严严实实盖在母雁身上。

老猎人走进草庵拿出和他相伴多年的猎枪，对着树桩摔了，把零件扔了。老镇长说：“老哥，不打猎了？”“看着这对雁，我再也不忍心打他们了。牛马如君子，他们也是生灵，是条生命啊。再说，地球上剩下的野生动物极少了。”老镇长要离开草庵了，老猎人说：“兄弟，你把上级补给我的钱全拿来，在这湖边建一座三层楼的瞭望哨所。咱们来保护野生动物，让飞禽走兽在翠山湖自由在地、恩恩爱爱地生活。”

奇怪的是，老猎人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。

转眼间，一座漂亮的白色三层瞭望楼竖起来了。翠山湖成了民办的自然保护区。

母雁在老猎人的精心护理下，很快养好了伤，能自由飞翔了。两只雁一起飞向天空，在瞭望楼周围拦截南去的雁和天鹅。他们叽叽嘎嘎说一阵，南去的雁停下了，天鹅不飞走了。

当雁群展翅蓝天的时候，孩子们又拍手唱起来：“大雁大雁摆得齐，翠山湖里有你小二姨。”“大雁大雁摆得开，翠山湖里有你小乖乖。”老师带着学生们登上瞭望楼，观看大雁，观看天鹅，了解生态平衡的道理，探讨大自然的奥秘。

老猎人跑遍了三百里翠山湖，宣传环境污染、生态

平衡被破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，规劝猎人放下手中的猎枪。翠山湖周围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，谁不知道老猎人是当年朝鲜战场上赫赫有名的英雄！在他的感召下，有谁不放下猎枪？

一天晚上，一对雁又飞到老猎人的茅草庵前，鞠躬后伸长脖子说：“两只花雁从湖边经过，公雁被打伤了，母雁在寻找。”老猎人说：“你们带路，咱们先找到母雁。”老猎人锁上草庵的门，便出发了。

两只雁在天上叫：“格——嘎——”“格——嘎——”。老猎人在地上喊：“花雁啊——你在哪里？”“花雁啊——你在哪里？”声音振荡湖水，悠悠地传开。

弯月挂在西天，湖上泛着碎银子似的光。又肥又胖的大鲤鱼掀着浪花，搅动起哗哗的水声。芦苇挑起雪白的穗子，芦花漫天飞舞。蒲草举起棒槌似的金棒棒，在半空中晃。不怕冷的蟋蟀，高高竖起琴，不知疲倦地弹唱。秋风吹起湖边的青草，“沙、沙、沙”，“沙、沙、沙”。

翠山湖的秋夜，充满了生机。

两只雁在芦苇梢头“格——嘎”地叫，焦急而又忧郁。

老猎人在草丛里高一脚低一脚走，不时停下来，听听四周的动静。“嘎——”，花雁在芦苇丛边哀鸣。两只雁来到老猎人面前一齐喊：“老爷爷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找到了。”欢喜得伸脖、弯腰、展翅。老猎人走到花雁身

旁，问：“花雁，伤雁在哪里？”花雁说：“被锁在村东头那座楼房院里。我去敲门，主人又拿起了猎枪。”“好，咱们一起去找他。”老猎人走在前，雁们飞在他身旁。

趟过一条小河，越过三片芦苇丛，到了。老猎人举起手来，“当当当”一阵清脆的敲门声。一阵响声过后，院子里有了脚步声。老猎人隔着门说：“二赖头，全湖区就你有一支猎枪了。鸟、雀、雁、兽不能再打了，要绝种了。把伤雁交给我吧。”“常青爷——”院子中二赖头答了话，“我实在没有打雁，那是人家造谣的。”他的话还没落地，老猎人身边的雁便“格——嘎”叫起。这边叫，那边应：“嘎——格。二赖头把我锁在笼子里。”二赖头无奈，只得开了门。老猎人刚迈起步子，“汪、汪——”大黄狗窜上来，一口咬住了老猎人的脚脖子，老猎人“哎哟——”一声坐在地上。二赖头见惹了祸，大呵一声：“大黄！”狗听到主人呵斥，跑了。二赖忙给老猎人包伤。

三只雁飞过去，从笼中救出了伤雁。

“把猎枪摔了！”老猎人对二赖头喊。“是，是。”二赖头不敢再赖了，走进房里，拿出猎枪对着墙基石，“叭”一声摔个粉碎。

老猎人抱着伤雁，带着三只雁摸黑走向草庵。

太阳露红时，他们来到草庵前。老猎人放下伤雁，为他包扎。“好好养伤。等伤好了，你们便是两对健康的雁了。等到来年三月三，你们便在这湖边草丛里垒

窝，下蛋，抱宝宝。一对抱一百只，就是两百只。再过一年，一对再抱一百只，哈哈，咱们翠山湖遍地都是大雁了。那个时候，咱们就热闹了。”

花雁的伤好了，老猎人腿上的伤还没好。他瘸着腿带上四只雁登上了瞭望楼。

在翠山湖上空，大雁飞来了，野鸭飞来了，天鹅也飞来了。老猎人对四只雁说：“从前，我打过猎，对禽兽犯过罪，你们别往心上记啊。”老猎人说，一脸凄苦。

“以后，咱们好好在这翠山湖过日子。”雁说。

“格——嘎——”雁声、天鹅声响彻云霄。

湖上，飘起了一片片彩云。“呼——”刮起一阵旋风，老猎人的草庵周围又落下一群雁。



架双拐的银狐狸

自从常青爷在翠山湖边建立了瞭望楼，形成一个民办自然保护区之后，三百里翠山湖，七十二座山头，鸟儿漫天，走兽遍野，草木繁茂，四季苍翠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。人人安居乐业，个个争奔“小康”。

一个风高月明的夜晚，常青爷喝了两盅酒，倒在草庵里睡下了。正在蒙蒙眈眈将要入眠时，忽然听到瞭望楼上“呱——呱——”一阵乌鸦的啼叫。常青爷觉得奇怪，便起身拉开柴门，朝瞭望楼走去。

半路上，听到乌鸦扯着嗓子喊：“银狐大哥，你们万万不能自寻短见啊！死，要死个明白，不能背个臭名声。”狐嫂哭哭啼啼诉说：“孩子们全被打死了，孩子爸被打断了两条后腿。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走到哪里，哪里骂我们狡猾，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今儿个，我们就死在这瞭望楼上，让大家看看。”边说边呜呜地哭。

常青爷加快速度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三磴并作两磴爬上楼，一眼看到公狐拉着母狐正要朝下跳。常青爷一步

跑上前，一手抓住一根狐狸尾巴。两狐狸一齐喊：“乌鸦兄弟，快松手，让我们去吧。”乌鸦喊道：“是常青爷抓住你们的。”狐狸听说常青爷来了，便停下来。常青爷把两只狐狸抱过来放在平台上，说：“好死不如歹活着。狐啊，为什么要跳楼？”公狐说：“我们在北极听天鹅说，翠山湖的禽兽能自由自在生活，便来了。谁知道，一路上处处污染，个个禽兽都遭残害。我们走到哪里，哪里骂我们狡猾。这苦难，我们受不了；这冤气，我们吞不下。活着，不如死了的好。”“为什么要到瞭望楼上来死？”“用我们的死来换得人的觉悟。”常青爷抱起公狐对母狐说：“走吧，到我家去治伤。”公狐在常青爷怀里挣扎：“老爷爷，行行好，让我们去死吧！”常青爷气愤地说：“不能死！”乌鸦也劝说：“走吧，不能一条绳子吊死在一根树枝上。”

常青爷把公狐放在草庵门口的草堆上，取出医疗器械和药物，为公狐治伤——注上麻药，取出九粒砂弹，缝合伤口，打上夹板。母狐和乌鸦在旁边当下手。公狐配合得很好，手术很顺利。

公狐躺在草铺上。常青爷点上一支烟，对公狐说：“不伤心不流泪，不绝望不寻死。你们怎么会想到死上来，说给我听听。”

夜月像一盘明镜，湖水似一汪水银，泛着雪样的光。芦苇、蒲草、落叶沙沙絮语，大雁、天鹅、野鸭、鸳鸯

在绿洲上轻轻地打鼾。翠山湖睡了，像梦中美人的脸。

“今年初，我和孩子妈带着四个可爱的孩子从北极圈出发。”公狐说，“孩子们边走边唱，高兴得像走姥姥家。我们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，穿过一片丛林又一片丛林。

“我们来到了一棵高耸云天的老红松下，停下来歇歇脚。忽然，听到黑松林里传来了‘呼——呼——’两声虎啸，整个山头、整个树林都在颤栗，树叶沙沙落地。孩子们害怕了，慌慌张张爬上高高的红松树，紧紧地搂住树枝，大气不敢喘一口。我们俩也爬上树，用厚厚的树枝、树叶挡住孩子们的身子和我们自己。这时候，传来了叭嗒叭嗒的脚步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。果然，来了一只吊睛白额紫斑大老虎，身子粗壮，四条腿像碗口一样粗，尾巴似钢鞭在地上拖。别说他用利剑似的牙齿去咬，就是用胡子扎，也准能扎死一头白熊。我心想，完了，这下子怕是一家人全死在老虎嘴里了。

“老虎来到红松下，东望望，西瞧瞧，扬起头来挺和气地说：‘啊，是狐狸大哥一家人啊。好，好，下来，快下来！’我们不敢答话，夹紧尾巴抱住红松树。孩子妈吓得浑身抖，孩子们吓得撒了尿。‘咳，到这个年头了，咱们兽快叫人打光了，我不能再伤害你们了。几年前，大兴安岭的森林被砍光了，兽也杀绝了。没法子，我只好背井离乡，孤孤单单地跑到这西伯利亚来，过着冷冷清